



## 故乡老井溢乡愁

□李广勇

古往今来，故乡似那云间月，亏了还会盈；又似那心头好，放下总不忘再拎起。如我，虽阔别故乡三十余年，历经的过往已成云烟，但对故乡的不舍却历久弥新。每每我身临大山，脚踏故土，村口凝望，那陈年、那故人、那旧事，总会一幕幕、一重重活灵活现，氤氲铺展在那老路、那老院、那老屋……

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，故乡无龙缺水，却世代而居。“山多水源少，十年九缺水”，是我儿时对故乡最深的印象。

我的老家三面环山，沟壑纵横，久无人居、陋室空堂的老村静默在半山，如一位岁暮隐居的老人，温和安详。纵然石墙草长、浓荫蔽日，我仍可一眼辨出张家胡同、王家巷子、李家大街。若想走出大山，只有东方一条坑坑洼洼、九曲十八弯的羊肠土石路。行路难、种田难、吃水难、娶亲难……是那个年代村里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千难万难，吃水是山村生活的第一难。“吃水让人愁，滴滴贵如油，凭票搞供应，缸中水没有”是当时村里街头巷尾传唱的歌谣。吃水最难的是春夏之交，天旱雨少，村里的水井十之八九会枯竭。为合理统筹有限的水资源，村集体委派专人，将村内所有水井看管起来，不许任何人随意取水，然后将水井分包给每个生产队，由生产队按每户人口数量供应。当井底气微弱时，生产队就会通知村民凭水票取水。等待已久的村民呼啦一下涌到水井旁，将水桶按次序一字排开。排在前面的村民还能勉强提到水，后面的村民常常攥着水票无水可取，千等万盼，只等来一声落寞的叹息。

赶上大旱之年，天还未晓，人们便拿起水桶，带上井绳，三三两两结伴去村外寻水。木门开启

的“吱呀”声、水桶的碰撞声、邻里的招呼声、远远近近的犬吠声，把小山村的清晨吵得一片欢腾。肩挑、人抬、车拉，村中的土石窄路上，挤满了你来我往、互相迁就的取水人，严冬时节，稍有不慎就会摔得人仰马翻、四脚朝天，身上的痛忍忍就好，“覆水难收”的心疼，才是最难忍的折磨。路遥井远，担水辛苦，但只要井里有水可取，家中缸内有水可饮，人们就感觉幸福满满。朴实的山里人啊！就是那么容易满足。

为解决吃水难题，自20世纪50年代起，村民就开始了艰难的打井历程。为了打井，家家户户倾其所有，锲而不舍，矢志不移，然而天不遂人愿，村中开挖、钻探的大小23眼井均未见水。人们无奈，只能继续到村外拉水。

由于缺水，村里遭遇了12年不曾娶进一门媳妇的尴尬。当时，村里有个巧手的小伙子办起了缝纫培训学校，附近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来报名学艺，村里还专门腾出了一眼水井供学校用水。可禁不住井中无水，外村来学艺的姑娘们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把我们村缺水的事传得老远，让我们村落了个“就是把姑娘糊在墙头上，也不嫁到山村里”的恶名。

儿时的我，尚不懂村里缺水的苦，也不关注姑娘嫁不嫁到村里来，心心念念的，全是水井对我这个取水娃的“厚爱”。

记忆中，父亲每次到井里提水，都会把提水绳牢牢系在我的腰间，小心翼翼地把瘦小的我缓缓续到井底。我用自带的水瓢把井底积攒一夜的一湾浅浊水舀到水桶里。待水桶盛满后，父亲便把水桶提上去。对我来说，井底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，盛水的空暇，我会在井底东瞄西瞅，他人提水时掉落井中的笔、打火机、钢镚，都能令我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在大大小小的水井中，给我留

下最深印象的，是村西大山下的一口古井。相传该井由清康熙年间本村李氏兄弟所建，因两头粗、中间细，得名“亚亚葫芦井”。

康熙年间的那次大旱，逼得村民四处找水，李氏兄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决计在本村打井。他们在大山下的低洼潮湿处背对背挥钎落锤，坚持挖了好几年，终于迎来了激涌的清泉，挖出了“亚亚葫芦井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为提升储水量，村里组成了40人的打井队，对该井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扩修。这口井也确实不负众望，水量丰盈，水质清冽，烧开后从不留垢。村民在井口加盖井窖，上方安置了虎头出水口，将该井更名为“虎头泉”，并在窖门上方镌刻“饮水思源”四个大字，以示不忘先人恩泽。父亲常说，同样的茶叶，用这口井的水冲泡，格外好喝。

夏季几场暴雨后，“虎头泉”爆满，井水从虎头喷薄而出，蔓延到村东的水坝，被拦截成3米多高的瀑布倾泻而下。水盈河满的景象难得一见，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争相来看。村里人常说，“山里孩子泼辣，不娇惯、不知羞”，这话不假。每次瀑布重现，我和小伙伴都会光着屁股在水帘下钻来钻去、追逐嬉戏，惹得在水旁洗衣的大娘婶婶、嫂嫂姐姐们笑话：“臭小子们光着屁股乱窜，丢、丢、丢，长大娶不到好媳妇儿……”

井里春秋知多少，年年岁岁情更深。掩映在大山密林中的寂静老井，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，镌刻着一个村庄的沧桑岁月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30多年弹指一挥间，故乡的山民早已搬出大山，过起了家家楼房的城市生活，再不用为缺水殚精竭虑。但我心中那份“相伴与井，乡愁与水”的情结却越来越深。

故乡的老井啊！你满溢乡愁，时刻流淌在我的心间。

东顺集团宣传部

## 悠悠青草情

□白春业

绿地健身公园的草木，在雨水的浇灌下长势喜人，高低各不同，像那种叫“毛寸”的发型。今早，我围着塑胶跑道跑步，看到“毛寸”被人剪成了“平头”。散发清香味道的草坪，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段悠悠青草情。

我的童年时代，村边地头野坡上的青草都是“抢手货”，被各家各户割了一茬又一茬，用来喂牛、喂猪。村里人要想割到绿油油、巴掌高的青草，得到深山远坡处寻找。

我的爹爹包了生产队里的一头牛，白天不用去队里干农活，只要每天向生产队交够100斤青草就能顶一个工分。爹爹对此非常满意，觉得时间自由，能腾出空儿来种好家里的自留地。

每天清晨，爹爹总是叫我陪他一起外出割草。天刚蒙蒙亮，爹爹和我就起了床，他推着胶轮车在前面走，我一路小跑跟在后面。那天，我们没去深山，而是来到莱钢的一个车间，看门师傅再三盘问，就是不让我们进。爹爹说：“我是XXX的朋友，他说已经和您说好了……我们不会偷拿公家的东西，就是来割点青草。”看门师傅还是讲着大道理，不同意我们进去。爹爹没了辙，只好使出朋友交代的那一招——从兜里掏出一袋小米面，递给师傅，说：“这是一点心意。”终于，师傅一番客气后收下了“心意”，放我们进了门。

整个车间其实就是个露天仓库，不生产，只用来当储备场地。这里野生野长的青草绿油油的，有半人多高，爹爹见了很是兴奋，立马弓下身子挥镰。“唰唰唰”，不一会儿工夫，爹爹就撂倒了一大片青草。怕我割坏了枝叶粗壮的高大青草，爹爹专门遣我去另一边，割些矮小、不成片的草。

我和爹爹吃喝在车间，忙碌在野草丛中，一直到太阳落山才停镰。趁着夜色，我们爷俩来回运了两趟，才把白天收割的青草运回了家。或许是我爹爹废寝忘食的劳作感动了看门师傅，他同意我们再来割草，爹爹高兴得不得了。从此，我们爷俩每天一早来车间割草，都要给看门师傅带一点农家种的蔬菜、粮食；师傅也会在我们休息、吃饭时送水过来，对我们嘘寒问暖。时间一长，爹爹和师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秋天到了，花生、玉米等作物也丰收了，爹爹专程给师傅送来了一些。春节到了，师傅到我家做客，还给我们兄妹买了糖果。那是我第一次品尝高粱饴的滋味。师傅很健谈，非让我认他当“干爸”。在大人的怂恿下，我还真认了他，他还为此送了我一身新衣裳。就这样，我们两家来回走动了几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干爸工作调动，离开了莱钢。那年月没有手机、电话，联络不便，两家就此失去了联系。

10年前，老家整村搬迁，我回去处理搬迁事宜，开车从莱钢穿过时，正好路过当年干爸看门的车间。我下车观望，这里已全部拆除，和我们村连成了一片，变成了一个大型钢厂。

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想起了当年的悠悠青草，心里满是怀念。不知干爸现在何处？生活得好不好？他扒糖送到我嘴里的样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中国农业银行泰安分行